



6月24日，由美国主导的第30届“环太平洋”联合军事演习在夏威夷群岛及周边海域正式拉开帷幕。本届军演不仅规模空前，战略导向和战术安排也更加突出大国博弈色彩，值得关注和警惕。

高筑阵营排他壁垒

始于1971年的环太军演，是目前全球规模最大的多国海上联合军演，每两年举行一次。其战略定位随美国全球政策转向而持续动态调整，是美国推行地区战略、维系同盟体系、展示军事力量的重要平台。

本届军演计划持续至7月31日，历时38天，规模创下历史新高，共有31国参演，集结约2.5万名军人、40余艘水面舰艇、5艘潜艇及约140架各型军机。演习主题为“伙伴：一体化与准备”，参演国名单与美国印太盟友体系高度重合。从参演梯队看，美国与日、韩、澳、加4个主要地区盟国构成核心作战层，东南亚与欧洲国家承担协同任务，太平洋岛国则主要负责后勤与情报支援，分工体系完全围绕美国盟友层级展开。

从参演力量看，东道主美国是整场演习的绝对主力，以尼米兹级航母“罗斯福”号为旗舰，并派出“埃塞克斯”号两栖攻击舰、多艘巡洋舰和驱逐舰、2艘攻击型核潜艇及若干后勤补给舰。韩国参演阵容仅次于美国，派出“正祖大王”号万吨级防空驱逐舰、“大田”号导弹护卫舰、“天子峰”号坦克登陆舰和“岛山安昌浩”号常规潜艇。日本和澳大利亚分别以“金刚”号宙斯盾驱逐舰和“悉尼”号导弹驱逐舰作为参演主力。

东南亚国家参与度有所加深：菲律宾派遣新锐护卫舰与反潜直升机全程参演，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派巡逻舰艇参与反潜与扫雷课目。欧洲多国也以加强与印太伙伴安全协作为名，



美恢复太平洋司令部名称

美国国防部6月16日宣布，美军已沿用8年的印太司令部正式恢复原名，即美军太平洋司令部。美国国防部在声明中称，更名后该司令部的责任区域、职能和架构均保持不变。

太平洋司令部由杜鲁门总统于1947年1月批准成立，是美军成立最早、规模最大的一级战区联合作战司令部。该司令部曾深度参与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等战事，逐步发展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指挥中枢，长期充当美国维系西太平洋地区霸权的关键角色。2018年5月，正值特朗普第一任期，时任国防部长马蒂斯宣布将太平洋司令部改名为印太司令部。

对于此次恢复原名，美国官方对外解释为“致敬司令部70余年历史，提振一线官兵自豪感”。但从更深层次来看，这一调整折射出美国全球地缘战略的阶段

环太军演释放危险信号

以一体化之名，行阵营化之实——

远赴重洋参演，其中西班牙和荷兰派出导弹护卫舰，意大利派出1艘多用途巡逻舰，法国则出动“牧月”号轻型护卫舰。

实战对抗色彩浓厚

根据美军发布的新闻稿，演习课目重点围绕远海反介入、航道封锁等高烈度海上对抗展开，特别强调演练针对潜在对手前出远海的潜艇和水面舰艇的感知和反制行动，实战导向突出。

此次演习较受关注的内容，是仅限于美国及其核心盟友参与的“击沉”课目——使用多种现役反舰武器对靶舰进行反复攻击。今年充当靶舰的美军大型退役舰艇包括塔拉瓦级两栖攻击舰“贝里琉”号、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莫比尔湾”号和两栖船坞运输舰“朱诺”号。其中，“贝里琉”号排水量达4万吨，吨位接近中型航母；“莫比尔湾”号是首次在“击沉”课目中充当靶舰的美军宙斯盾巡洋舰，凸显了美军对此次实弹射击的重视。同时，由于这些舰艇退役时间不长，美军不仅可检验反舰武器的实际毁伤效果，也可借机对现役主战舰艇的抗沉性进行摸底测试。

此外，军演主题中的“一体化”与“准备”贯穿所有课目设置。“一体化”着眼于多国指挥、通信、数据的互联互通，“准备”则锚定高强度冲突背景下的战备能力建设，二者均直接呼应美军近年推行的“一体化威慑”战略。本届军演还首次将太空、网络和电磁领域作战纳入演习课目，并规模化部署无人潜航器、无人机等智能化装备，以检验“分布式海上作战”理念，补齐美国及其同盟体系的智能化作战短板。

下放权力套牢盟友

美国本届军演的重要目标，是整合地区盟友力量、强化对其掌控力。相应地，演习指挥体系呈现新特点：美军打破环太军演创办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惯例，首次将多国高级军官纳入核心指挥链。其中，美国第三舰队司令担任军演联合特遣部队总指挥，智利、日本官员担任副总指挥，加拿大负责空中力量指挥，联合海上部队的统辖和作战指挥权则交给韩国。

上述权责分配格局，是美国“分布式领导”理念的具体落地。这种指挥权的分散设计，本质上是美国战略“绑架”各盟国、实施防务“嵌套”的新手段。抬升韩、日、加等主要盟国的作战权限，可倒逼其与美军统一通信标准、作战流程与情报传输协议，实现武器系统及数据链的深度兼容，从而将盟友牢牢嵌入美方主导的作战体系。同时，又可借此塑造

美军重视与盟国合作的姿态，增强盟国参与感，强化对潜在战略对手的威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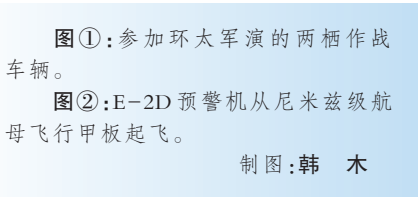
美国意图通过本届军演强化西太平洋分层军事威慑能力，补强岛链封锁体系。从地理布局看，演习主场地虽设在夏威夷，但反潜、封锁、两栖作战课日均模拟第一岛链近海环境，并整合驻日、驻韩与关岛前沿基地兵力同步推演，试图打造“日韩非抵近牵制、美军主力远程打击、其他盟友远洋支援”的分层威慑链条。随着美国印太同盟体系从“单极主导”向“网络化分布式领导”演进，美军推动盟友独立承担多国指挥任务，旨在提升自身战略灵活性。

恶化地区安全局势

本届军演的议程设置与兵力运用，始终服务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利益，挑衅意味与施压力度远超以往。美国试图通过一系列战术安排，将盟国捏合成一台分工明确的军事机器，构筑步步收紧的战略围堵态势。然而，这种冷战思维驱动下的排他性集团对抗，只会加剧地区阵营化与军备竞赛风险，给亚太乃至全球安全格局带来负面冲击，也深刻制约地区国家的发展路径。

韩国战略自主遇阻。韩国作为当前全球受制于美国同盟结构最深的发达经济体之一，难以自主处理能源外交，也未掌握本国军队的战时作战指挥权。美国虽在军演中刻意提高韩国地位，但韩国仍难免沦为美国推进亚太战略布局的棋子。韩国不愿深度卷入朝鲜半岛以外的区域事务，且有在2028年完整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的明确战略诉求。美国安排韩国统筹海上演习行动，意在拉拢并引导韩国在第一岛链布局中承担更重要作用，以牵制和对冲其自主倾向。

日本借势“搭车扩张”。日本不仅参加环太军演，还在西太平洋地区与美国举行另外两场大规模演习，即6月20日至30日的“坚毅之龙”和6月22日至7月1日的“英勇盾牌”演习。3场军演在时间与任务上相互嵌套，编织起一张覆盖“全层级作战场景”的演练网，折射出美日正在打磨一套以美国为核心、以日本为一线主力、多国配合的联合封锁作战体系”。在美国的松绑与资源加持下，日本军事力量建设的外向乃至进攻色彩持续凸显。除接连参加3场美国主导的军演外，日本还于6月下旬与菲律宾举行演习，意在发挥菲律宾在第一岛链的南部支点作用，形成南北呼应布局，强化其军事介入周边关键海域的抓手。日本加剧地区紧张局势的行径，已引发本国民众强烈担忧与抗议。



图①：参加环太军演的两栖作战车辆。

图②：E-2D预警机从尼米兹级航母飞行甲板起飞。

制图：韩 木

精确打击体系将得到针对性强化。同时，驻西太平洋地区的航母战斗群和两栖作战集群将重新得到充实，驻日、驻韩基地的战机换代升级将加速，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将扩容并提升战略轰炸机轮换部署频次，分布式快速起降机场布局和无人侦察打击体系也将进一步完善。

此外，美国将重塑地区盟友体系，以分担前沿部署成本。日本、澳大利亚、韩国和菲律宾将继续增加军费开支，增购美制进攻性武器装备，承担更多前沿警戒和应急前出任务。相比之下，印度或将降格为一般性区域伙伴，双方仅保留反海盗、救灾等非传统安全领域的低层级防务合作。

总体而言，美军战区司令部更名不会改变美国持续搅动亚太地区局势、强化军事部署的基本底色，西太平洋地区的军备竞赛乃至军事摩擦风险将长期存在。

英国陷入防务困局

■李 海

6月22日，伦敦的政治氛围再度变得沉重：唐宁街还没从10天前国防大臣希利和武装部队国务大臣卡恩斯双双辞职的震荡中缓过神来，英国首相斯塔默又宣布将辞去工党党首职务、暂时留任首相。颇为巧合的是，23日正值英国“脱欧”公投10周年。2016年的这一天成为英国现代史上影响深远的转折点，也打开了英国政治的潘多拉魔盒。10年来，英国已先后经历6任首相，无一能在下议院保持多数席位并干满完整任期。

希利在辞职信中公开抗议工党政府在外威胁不断加剧之际拖延军费增长。他直言，基于最新的战略威胁评估，英国到2030年必须将国防开支提升至GDP的3%，而首相办公室和财政部提交的国防投资计划仅承诺达到2.68%，“远未达到在当前危险时刻国防和国家所需的水准”，无法满足英军的基本战备需求。更有甚者，绝大部分追加经费要到2030年之后才能到位，而“提升战备能力的关键窗口期就在未来两年”。这种“远水解不了近渴”的资金安排，本质上是在拿英国的国家安全做赌注。

紧随其后辞职的卡恩斯，从另一个角度揭示了问题的严重性。他在辞职信中强调，英国不仅面临资金短缺问题，国防理念也落后于时代。事实上，自2010年起，英国政府不断压缩军队规模，试图用高端装备和联盟体系弥补人力、弹药和平台数量不足，结果却事与愿违，英军实际可持续作战能力日趋“空心化”。英国国防部今年4月的数据显示，英国武装部队总兵力为18.34万人，虽较上一年度略有回升，但全职训练的合格兵力仅有12.67万人。陆军现役兵力仅约7.3万，可用主战坦克仅剩25到40辆；海军主战舰艇故障不断，经常陷入“有船无兵、有舰难修、有航母缺完整战斗群”的窘境；空军主力战机F-35的出勤率严重受制于工程师短缺、备件供应不足和武器整合延期等问题。

分析认为，政府更迭无法从根本上化解英国财政现实与安全焦虑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国防在英国财政序列中的优先级偏低，导致防务目标与实际资源长期错配。

军力不振和美国特朗普政府降低对欧防务投入，使英国不得不拓展防务合作空间。过去两年，斯塔默政府将防务战略原则确立为“北约优先、但不止于北约”，一改此前几届保守党政府的“脱欧”路线，逐步推动英欧关系走出僵局，换来定期峰会机制和安全与防务合作的窗口期。除与欧盟机构的防务合作实现机制化外，英国与法国、德国、波兰等欧盟主要国家的双边防务关系持续强化，与北欧及波罗的海地区部分欧盟成员国的“小多边”防务互动也日趋常态化。

然而，英国政坛风波恰逢北约峰会召开前夕这一敏感节点，令英国在欧洲盟国面前颜面尽失。23日，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公开表态，将推迟原定于7月22日举行的英欧峰会。欧盟这一决定给英国划下一条红线：任何对欧防务合作，都需以英国政局稳定和政



英国陆军参加北约军事演习。

德国放弃建造万吨巨舰

■观山海

6月24日，德国国防部正式叫停6艘F126型护卫舰的建造计划。这意味着，自2020年启动、德国二战后规模最大的水面舰艇建造项目正式夭折。

交付进度滞后是直接导火索。德国国防部于2020年与荷兰达门造船公司签订6艘F126型护卫舰建造合同，首舰预定2028年交付，全部6艘到2033年交付完毕。然而，由于出现技术故障，建造进度全面失控，不得不更换承包商。接手该项目的德国吕尔森集团造船子公司则陷入并购“内耗”，于今年3月被德国莱茵金属公司收购，并将首舰交付时间和项目完工节点分别推迟到2032年和2037年以后。这意味着，在老旧舰艇批量退役后，德国海军将出现长达10年的战力真空。

成本飞涨是致命“软肋”。项目总预算已从初始的100亿欧元飙升至超过180亿欧元，超支带来的财政压力令德国难以承受。

性价比失衡是深层欠缺。F126型护卫舰初始设计为全长166米、排水量约10500吨，定位为反潜为主，同时兼顾反舰、特种作战、无人机搭载等多重任务的全能型远洋主战舰艇。然



F126型护卫舰设计概念图。